周易新講義

周易新講義卷第八

宋　龔原　深甫　撰

繫辭上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

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自乾坤定以至變化見則自體以致用自相摩相盪以至成男成女則攝用以歸體然後天地之道備則人道有所因也故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而終於賢人之成位乎其中莫非道也一言而盡者易也兩言而盡者乾坤也兩言者一言之所寓故繫辭自乾坤而立易乾坤者道也天地者物也道微而難知物顯而易見則物者又道之所寓故首章自天地而定乾坤○有道然後有位有位然後

有體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言其道也卑高以陳貴賤位矣言其位也動靜有常剛柔斷矣言其體也自形而上則道无方也无體也混然同而已矣孰爲乾哉孰爲坤哉自形而下則相因以生相代以成健者无爲而尊順者有爲而卑以體則有成形以方則有定所此之謂乾坤定矣有一定之道斯有一定之位而位不能自高也必積卑以至高故卑者陳則貴者位高者陳則賤者位卑高者以所積言也貴賤者以所利言也貴賤位然後剛以之動柔以之靜皆有常焉常者體也變者用也剛非

不靜也而其常在動柔非不動也而其常在靜此之謂剛柔斷矣定者各有分守而不亂也位者各有形名而不同也斷則其體辨之謂也其體辨然後相與而爲聚散相繼而爲始終也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此言相與而爲聚散者也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此言相繼而爲始終者也坎在北震在東西北則乾東北則艮皆陽也離在南兌在西東南則巽西南則坤皆陰也各以其所居之方此之謂類聚也陽物也而與陰爲羣陰物也而與陽爲羣各以其所居之物此之謂羣分

也方其各止於一而不相與則无失也无得也貞
而已矣或類聚也或羣分也則得失隨之此吉凶
所以因其動而生以爲得失之報也象者不必日
月星辰凡天之所造而有見者皆象也形者不必
山川草木凡地之所作而爲器者皆形也物極之
謂變則變然後成象物生之謂化則化然後成形
吉凶因事故曰生變化自道故曰見見則乾坤之
妙用顯矣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則變化之始
也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變化之中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變化之終也有

終則有始乾知大始始之也有始則有終故坤作成物終之也故以體則始於乾坤定而終於變化見以用則始於相摩相盪而終於成男成女然後合於簡易則天地之道備而人道有所因矣故賢人之德業亦以易簡存也所謂相摩者剛柔以體而相合也剛摩柔則爲震爲坎爲艮柔摩剛則爲巽爲離爲兌是也與八卦相錯同意相盪者往來以時而相推也若震盪艮兌盪坤離盪巽坎盪乾是也與剛柔相推同意雷霆風雨百物之所以生也日月寒暑四時之所以行也乾道成男若爲震

爲艮爲坎皆男也坤道成女若爲巽爲離爲兌皆女也自男女而爲夫婦自夫婦而爲父子自父子而爲君臣凡屬乎男道者皆乾之所成也凡屬乎女道者皆坤之所成也陽始於亥生於子成於丑而乾位亥之前故知太始言以父道始於天地而太極則以母道生之也陰始於巳生於午成於未而坤位未之後故作成物言施氣以生物者在乾而坤則因其成形而作之也知猶所謂良知也能猶所謂良能也太始則自然也而乾以易知則乾之德行无非易也太極之於物也亦自然而已而

坤之作成物亦以簡能則坤之德行无非簡也所謂易簡者因時乘理无所用其私焉凡以輔萬物之自然而已故至健而陰不能陷至順而陽不能阻其日新則爲盛德其富有則爲大業也悖理而動違時而行則險阻之不知豈足以成變化哉故人道亦如之易則因性因性則易知簡則循理循理則易從不因性而强人以難知則其道險而不平何以有親乎不循理而强人以難從則其事煩而无統何以有功乎易知則有親有親則可久道之所同然也易從則有功有功則可大事之所同

然也可久則賢人之德德者成已之名也可大則賢人之業業者成物之名也凡此言易簡而欲人體之也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凡此言人體之以配天地也天下之理得非得之而得也我則易簡而天下之理各當其體也成位乎其中者天一位地一位人一位是也猶中庸所謂與天地參也聖人體乾坤者也體乾坤則其易爲盛德其簡爲大業而成能能天能地而无不爲也賢人者法乾坤者也法乾坤則其易爲可久之德其簡爲可大之業而成位成位則

以人道參天地而已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此叙聖人之繫辭而君子用之也有作卦者言八卦之始也有索卦者言六子之生也有重卦者兼三才而兩之也有成卦者積六畫而成之也至於

設卦則因其時順其序而設之所謂序卦是也聖人之於盡意盡情僞盡其言則各因其所盡者言故其上有立象其次有設卦又其次有繫辭其於明吉凶則以設卦爲主故於設卦然後觀象繫辭焉晝夜進退憂虞失得所謂象也吉凶悔吝變化剛柔所謂辭也故曰繫辭而明吉凶則悔吝變化剛柔亦明也剛柔相推而生變化則悔吝積而成吉凶所謂悔吝吉凶亦從而生也剛推柔所以生變柔推剛所以生化指其事之不同則曰明明而後其體定其疑斷推其理之相因則曰生生而後

其象見其形成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
憂虞之象也人道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
晝夜之象也天地之道也象猶天之垂象也不以
言致用而□以示人故吉者得之象也則繫以吉
之辭凶者失之象也則繫以凶之辭所以告之也
有所謂禍福者有所謂吉凶者有所謂失得有所
謂得喪禍福天也其序與書之災祥同吉凶人也
其序與書之休咎同失得之與得喪其義亦如之
失得者原其所生也故有失然後有得得喪者因
其成而已矣悔者憂之象也吝者虞之象也憂虞

之序猶所謂得喪也憂在心虞在物在心則方有端而未爲患成悔而已矣悔者心每有之而不忘故積之以成吉在物則已形而可虞非悔之可及也故成吝吝者口以爲是而不改也故積以成凶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變化生於剛柔進退生於晝夜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者易也易則其道有陰陽有陰陽然後其時有晝夜而進退從之其體有剛柔而變化從之剛柔體也變化其用也晝夜體也進退其用也凡不繫於故而動者變也而變者陽之事也故主進因其故而易

之者化也而化者陰之事也故主退此之謂進退
之象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則剛者陽之體也其所
居之時爲晝猶日之昱乎晝也柔者陰之體也其所
居之時爲夜猶月之昱乎夜也此之謂晝夜之象也
故自此爲進退自此爲幽明自此爲死生以至天地
之相爲消息盈虛君子小人之相爲損益盛衰未
嘗窮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所謂道有變動是
也三極者以各立爲體三才者以相通爲用六畫
者定體也則欲相通故言三才三才者上下通也
六爻之用則欲有體故言三極極者中而已矣此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之意也故易有序而不亂爻有辭而不同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因聖人之設卦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因聖人之繫辭也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因其所謂吉凶失得憂虞悔吝變化進退剛柔晝夜也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因其所謂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言有合乎三極之道則天人之所助安者以言其形也樂者以言其性也玩者所好篤也觀者所見周也象有定體故其用見於辭變无常形故其應見於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此叙繫辭之所言也夫卦者象也其象不同則其言亦不同或以上下或以內外或以一爻所在或以二體相與或以物為容或以事明義或主柔或主剛或一剛或一柔或以來往或以出入成卦之體雖上下內外无不具備而彖之辭或舉其一或舉其詳或不言焉而皆足以相明此彖之所以言乎其象也爻者以動爲言也所謂六爻之動道有變動是也爻者凡六之數也於文從五而重之五

者具九六之數也兩地則二四爲六參天則一三五爲九九六之數具而卦成卦成則爻在其中矣故八卦則三畫以象天地人之三才未有爻也至於兼三才而兩之則重卦而爲六畫然後有中爻有初上故道无變動則爲三才道有變動則爲六爻此爻之所以言其變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吉者所以言乎得若元吉征吉徃吉大吉中吉終吉之類是也雖其爲吉不同而要之皆爲得也凶者所以言乎失若征凶貞凶終凶見凶之類是也雖其爲凶不同要之皆爲失也故制字之法以士

之占爲吉而以不能固命爲凶以有废於見爲得而以不能執守爲失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憂虞是也積而大之則成得失也无咎者善補過也葢止於當則其德全全則人以爲休而依之過於當則其行缺缺則人以爲咎而違之也惟隨其闕而補之然後无咎然易言有凶而不及吉言有悔而不及吝葢凶與悔則欲辨之於早故方其有也亦言之吝則固而不改非可无也亦非可有也有之則成吝非有吝而不必无也自言乎其象至言乎其小疵明觀象而繫辭也善補過者明辭之意欲

有所善也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辯吉凶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列貴賤者存乎位申爻之所言也以陰陽言之則陽貴而陰賤以位言之則二四陰位也三五陽位也二與四三與五又有貴賤正與列者以序陳其不同也齊小大者存乎卦申彖之所言也以陰陽言之則陰小而陽大以卦言之則得時者爲主故大者不常有餘而小者不常不足齊者以時齊其

不等也象者方見也小大者器也故爻言變則位言常彖言象則卦言器辨吉凶者存乎辭此申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辨者以言別其不一也憂悔吝者存乎介此申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有所辨則有所憂辨者以理憂者以事吉凶有辨則悔吝无咎者亦有辨也故於悔吝言憂憂則存乎介介者別而未與物通之時也與物通則雖憂无及矣震无咎者存乎悔申无咎者善補過也震者動以時也悔者不憚於改過也故以思則憂以爲則動精可以无悔粗可以无咎言者辭之所命也存者

理之所歸也是故卦有小大立本之不同也辭有險易趣時之不同也辭也者各指其所之所之有險易則辭亦有險易也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易有與天地準者天道也有與天地相似者人道也準言大體與之等也非過之也相似言其小體似之也非正如之也與之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天地之道陰陽剛柔是也其用不能无不足亦不

能无有餘彌者補其不足而周之也綸者約其有餘而條理之也與之相似故不違不違者凡損益虧盈順其理之自然而不以人爲之也仰以觀天文俯以察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此因其與之準推而上之也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此因其似推而下之也所謂推而上之者何也夫其粗者有所能然後其精有所知彌綸天地之道易之所能也幽明之故死生之

說鬼神之情狀易之所知也夫陰陽相摩剛柔相錯道有變化事有經緯天之文也天之體遠而幽其文則明之故觀以參其文是故知幽之故高下相傾廣輪相維動植之所生形勢之所宜地之理也地之體近而明其理則微之故察以精其理是故知明之故文則離而見理則別而藏幽之所因疑若難知也而其顯在文猶所謂闡幽也明之所因疑若易知也而其理在幽猶所謂微顯也幽明者萬物之域也死生者萬物之數也以道則爲陰陽以時則爲晝夜以域則爲幽明以數則爲死生

故知幽明之故然後可以知死生之說也夫神者妙萬物而爲言也能陰能陽而非陰陽之所能攝也故无晝无夜无死无生自本自根自古以固存若夫萬物則同制於陰陽矣晝夜之運死生之期始者復終終者復始如循環然蓋未嘗窮也故原始則知死之說反終則知生之說循理而言之則生爲始死爲終探先後而言之則生之始乃自死死之終乃有生列子所謂死於此者未必不生於彼而莊子所謂萬物出於機入於機是也故事人然後能事鬼知生然後能知死知死生之說然後

知鬼神之情狀精氣爲物言其聚也遊魂爲變言其散也五行之數天一而地二水生則火化坎之精者天一之所生而神則從精者也有精有神而後魂也魄也意也各有所藏而人之爲人具矣故精氣爲物之始也爲物則大化密移自嬰兒以至老死死則體魄降于地魂氣升于天降則爲化化則因形而盡知月之哉生魄以至於死魄也升則爲變變則无不之也知雲之无所定也故魄與月魄同而魂從云云與雲同從鬼者所歸之名也則凡物之化者可知之矣神者无不在者也則凡遊

魂之變可知之也精氣者神奇之對也遊魂者聚

魄之對也爲變者爲化之對也故者其事之所因

也說者其理之所在也情者可以意通也狀者可

以形測也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

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

愛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

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所謂推而下之何也夫天地之於萬物无不周也

无不濟也而易與之相似則是智周萬物而道濟

天下也故中則不過非太高也旁行則不流非太
卑也旁行者所謂六通四闢也葢非中行而已智
周萬物聖不足以言也而樂天知命所謂聖也道
濟天下仁不足以言也而安土敦乎仁所謂仁也
由智周萬物而爲樂天知命智之盡也由道濟天
下而爲安土敦仁仁之盡也故莫之爲而爲之者
天也非人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非力也凡所謂
遇者樂之而不辭凡所謂愛者順之而不逆故不
憂不憂者其得在已也安土者其居寡所惡者也
敦乎仁者其行兼所愛者也寡所惡則不擇所而

安之兼所愛則不擇物而厚之故能愛能愛者其施在物也推而上之則所知者愈精推而下之則所能者愈粗各從其序也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此言與天地準之成功也曲成萬物而不遺此言與天地相似之成功也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又合二者而言之也故神无方而易无體範者形之使有體也圍者制之使有方也春則生夏則長秋則斂冬則藏一寒一暑終則復始天地之化也使之各因其時而成功此之謂範至於寒不陵暑暑不奪寒陰不至於太肅陽不至於太溫而萬物各得

冲氣以生此之謂圍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則是
皆中節也曲成萬物而不遺則是无棄物也故流
形於天地之間者无不受命於陰陽而從役於晝
夜其微有消息其著有盈虛其分有幽明其數有
死生隨流轉徙未嘗知其爲晝夜也故成然止冥
然行惟晝夜所驅耳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者則異
乎此雖與之來而有所謂不來雖與之往而有所
謂不往故其體爲神其用爲易神則有所示而无
所屈而以易爲方易則生生而不生於生而以神
爲體以易爲方者无方之方也故无乎不在以神

爲體者无體之體也故无乎不爲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此辨易之爲道顯於陰陽而成於德業故有所謂易有所謂乾坤而歸之於陰陽之不測也天下之言有所謂極理者四曰神曰易曰命曰道是也四者非同也非異也非即也非離也自其陰陽不測則爲神自其一陰一陽則爲道自其生生日新則爲易自其且然无間則爲命陰陽不測非離於一陰

一陽也生生日新非異於且然无間也其名雖有四其宗則一而已故其道始於寂然不動而後感而遂通寂然不動則其體小而幽其極則至於幽无形深不測所謂陰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其體大而明其極則至於瑩天工明萬物所謂陽也故自形而上言之則爲陰陽自形而下言之則爲日月爲天地自道言之則柔弱者勝剛強自事言之則剛強者勝柔弱故一陰一陽之謂道言萬物莫不由之者也獨陽而无陰獨陰而无陽皆萬物之所不由也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言道以陰

陽爲體而其用則在善其復則在性故道譬則祖善譬則宗道譬則父善譬則子言繼此而有生也繼此而有生必有成之者矣成之者終始之辭自天言之則善者元也於時爲春性者正也於時爲冬自人道言之則善者仁也性者智也故道爲始善爲繼性爲終善以性爲體性以善爲用善者可欲之名也性者可成之實也言繼則知有所始言成則知有所生此以理言也或以仁見之或以智見之此以性言也夫道雖一宗而性不同得所得有厚薄則所見亦如之无見也无不見也則謂之

君子見而愛之也則謂之仁者見而知之也則謂之智君子之道備故爲聖爲神无不可者仁智之見偏故仁者以仁成名智者以智成名不能相易也其下則可以知而不知者則謂之百姓夫飲食寢興皆具正智聲咳語言莫非妙用而百姓者日用而不知況有見乎此君子之道鮮也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

自道而言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也所以之人也故仁智別而言之其極至於百姓之不知而其道鮮言顯諸仁藏諸用所以之天也故仁智合而言之也其極至於不與聖人同憂而盛德大業至矣哉仁者體也道以之顯用者智也道以之藏言顯則知用之爲智言藏則知仁之爲體至於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則寂然不動之時也聖人有思有爲者也故吉凶與民同患道則无思无爲故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此所以其德日新其業富有而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此所

謂富有之謂大業也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此所謂日新之謂盛德也故曰盛德大業至矣哉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此言道德業三者之成名也一陰一陽之謂道則知有生生之謂易有日新之謂盛德則知有成象之謂乾有富有之大業則知有効法之謂坤有一言而具一陰一陽者道而已矣有一言而盡生生之理者易矣自道而後兩言可盡者德與業是也自易而後兩言可盡者乾坤是也夫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故萬物生於天地天地生於易易无體也故不生

不生則命萬物而无所聽道萬物而无所由此之謂生生其易以知太始者成象也象者形之始而形者因於生也盛德之事也其簡以示人者効法也法者象之終而効者因於象也大業之事也自生至象自象至法極矣然內之人必不能无疑故極數知來之謂占所以斷天下之疑外之物理不能窮故通變之謂事所以定天下之業也疑者斷之窮者通之而後可以攝用以歸體陰陽不測之謂神所謂體也蓋一陰一陽則有方體有方體則有左有右有前有後有上有下有內有外陰知陰

而不知亦在陽陽知陽而不知亦在陰此之謂陰
陽不測陰陽不測此之謂神夫易以神爲體神以
易爲用故自生生之謂易而卒之於陰陽之不測
神之體也所以攝用也自闔戶謂之坤至於利用
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神之用也所以見體也以
體攝用故曰之謂神即體而正名之也以用見體
故曰謂之神因用而强名之也自天言之則陰陽
不測自人言之則聖而不可知不測以深言不知
以妙言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

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

此章自易之廣大而及乾坤之廣大自易之至而及聖人之德業自易之行以至道義之門也廣以言无不載也大以言无不覆也无不覆載則通上下矣故以言乎遠則不禦所謂推而行之謂之通矣不禦者所謂通也以言乎邇則靜而正所謂天下之動正夫一者也靜而正則貞也不雜故也此因其四旁中央而横說之也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此因其上下而縱說之也廣大者猶有分也備則无不有矣此易一名而具廣大也有易則有

乾坤有乾坤則大在乾廣在坤乾坤之廣大則易之廣大也乾知太始者也其道則形而上故所見者氣氣斯大矣坤作成物者也其道則形而下故所成者形形斯廣矣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

其靜也專則外无所待也非有所施而後化也其動也直則前无所屈非資始而後生也此以氣言也是以大生焉坤其靜也翕以言其有所納也其動也闢以言其有所出也此以形言也是以廣生

焉以乾對坤則乾爲動爲始坤爲靜爲生各就其體而言之則皆有動靜皆有生也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上則別易與乾坤之所有也此則合其所有而爲配也配者異類而相合也廣大者其生有形也故配天地變通者其動无窮也故配四時乾陽物也坤陰物也則有義故配日月乾之德行常易坤之德行常簡皆以善繼道者也故配至德陰陽之在天則爲道其在人則爲義也易簡之在天則亦爲

道也其在人則爲善天地者上下之定位也四時
者周行乎天地之間也日月者相推而成四時也
皆道之著乎物者也故廣大變通陰陽之義配之
至德則道之在乎人者也故易簡之善配之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
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
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无對於物而亦无乎不在者易之所以爲大也其
生物有體其成物有配者易之所以爲至也易有
太易有太極太易者其大也太極者其至也大則

无方故聖人以之極深而研幾至則有體故聖人以之崇德而廣業自其无方而言之則神而已矣无事乎禮智也自有體而言之則其智崇其禮卑崇者極高明而日新卑者道中庸而富有乃德業之所由也故崇效天則與天之所以造萬物而覆之者同也卑法地則與地之所以成萬物而載之者同也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者智崇禮卑而已矣至於成性存存則所謂神也禮智不足言也禮智者可以崇德廣業而已成性存存則爲道義之門也雖天地亦得是而生也莊周所謂生天生

地神鬼神帝是也萬物同受命於无而各所形於有受命於无者皆是所受之命而不能自存則至於中絕早墜而不正其成形於有者皆具所得之性而不能自成則至於倍蓰而相遠不盡其才惟易爲能順性命之理而輔萬物之自然故成其成以正天下之性存其存以正天下之命故性命之理有順而无逆有得而无喪自其自然而由之則爲道自其或使而理之則爲義此之謂道義之門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者用崇德廣業故也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者易之體也立象設卦故

也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
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
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前既終於道義之門故此自擬議爲始繼之以七
卦之言行而終於作易之知盜也卦者所以示象
也故有以見天下之賾賾者理之所藏可探以示
人也上下内外所謂擬諸其形容也靜而有則者
形也動而有儀者容也陰象陰之物宜陽象陽之
物宜陰陽雜者亦然此所以謂之象而成卦爻有

所以趣動也故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
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會者方合而不乖
通者方變而不窮此時也典則有叙而略體則有
秩而詳此所以趣時也趣時有□失則吉凶生焉
此所謂之爻而成章象者有所擬象不以言致用
而人觀之也故八卦成列而象在其中爻者九六
之所處而九六者皆生於五故重卦而爻在其中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
亂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鳴
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

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
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
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
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
可不慎乎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
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
如蘭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
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
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勞謙君子有終吉
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

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愼密而不出也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此象之所言也言天

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此爻之所言也有所謂至賾而至賾常遠於人情之所愛故可惡而易以象言之有形容有物宜則雖至賾而不可惡也有所謂動有所謂至動而至動常若不可治故可亂而易以爻言之有內外有上下則雖至動而不可亂也故擬之而後言度其所示也議之而後動教其所宜也剛柔相推而生變化則變化之所始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則變化之所終也在易道則爲剛柔相推在人事則爲擬議言動此所以變化自生而有成也故次以中孚

之九二同人之九五大過之初六謙之九三乾之

上九節之初九解之六三中孚之九二其言行在

內而人應之也同人之九五不止言行而已其語

默出處在外而人同之也言行至於在外而與人

同則在己者不可以不慎不慎則不可有始與人

者不可以不謙不謙則不可以有終初六藉用白

茅无咎慎之有始也勞謙君子有終吉謙之有終

也不能謙則九故繼之以乾之上九言其動而有

悔也不能愼則縱故繼之以節之初九言亂之所

生也亢則失人縱則失己皆盜之招也故終之以

解之六三言中孚之九二剛中而説九五以巽應之鳴鶴在陰其子和之也故以況在室之君子或應或違其理也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其事也此別而言之也合而言之則言行之成體君子之樞機而榮辱之主也言行之致用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出則人有應有違發則已有榮有辱其始則加乎民見乎遠其極則動乎天地此所以欲其愼始也愼始則言行在內而人應之同人之九五則與人同者也故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出者五也處者二也二爲陰則默五

爲陽則語其迹雖相異而其同心足以除間其處雖相遠而其氣同足以協德故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又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此所謂在外而人同之也與人同故內欲愼外欲謙大過之初六其位則在下可謂錯諸地矣大過而錯諸地巳爲愼矣而又體柔藉用白茅者也此愼之至也謙之九三其性止其德謙巳爲厚矣而又勞在巳而不伐功在人而不德厚之至也由愼之至也故往足以无所失蓋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由厚之至也故位足以有所存蓋德言盛而九三能體之禮在

恭而九三能致之反此而不謙則雖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若乾之亢龍有悔是也不愼則亂之所生也言語以爲階以至君失臣臣失身雖幾事亦害成若節之不出戶庭則非也不謙不愼則又至於致寇至矣盜思奪之不愼之過也盜思伐之不謙之過也慢藏誨盜非所謂愼也冶容誨淫非所謂謙也解之六三在下卦之上柔而不正小人而居君子之位故曰負且乘負以力下道也小人之事也乘以德上道也君子之器也小人而當君子之器則无德以稱其位而可取

故盜思奪之居下而不應在上而乘陽不足以固位矣而又以解爲性上慢下暴而无所與者也故盜思伐之故曰致寇至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

物生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故易以卦示象以著綜數象有所故卦之德方以智數无窮故蓍之德圓而神大衍之數五十總四十有九之成數又合而爲一也此蓍之體也其用四十

有九自分而爲二言也此蓍之用也以蓍之體合蓍之用四十有九則五十也故一爲虛數四十九爲實數而一者四十有九之所生也故道則爲太極太極者兩儀之所生也故分而爲二以象兩不止兩儀也凡所謂兩者皆是也掛一以象三不止三才也凡所謂三者皆是也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推遷之數也歸奇於扐以象閏積分之數也日之行也每歲餘十二日則五歲積六十日三年一閏五年再閏蓍數亦再扐而後掛再扐者再歸奇也再歸奇則四營而成易後掛則三變而成爻凡此

言大衍之用數而各有象也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天數五一三五七九是也地數以下原本闕一頁
之盡性也窮神所以爲日新之盛德盡神所以爲富有之大業至於過此以往未之或知所以知神也窮神者知化而已知變知化則知神矣故精義

所以入神崇智所以窮神惟入神然後知神變化之道雖不足以具神之成體而神之所爲也知變化之道斯知神之所爲矣

易有聖人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易者具變化之道者也故有聖人之道四焉辭者因天下之動而鼓之也故以言者尚之變者因萬物之化而裁之也故以動者尚之象則藏往故以制器者尚之占則知來故以卜筮者尚之四者易之所有而聖人之所以爲道也君子則由之也易

道也聖德也君子業也聖之於文有聽以耳有問以口然后獨立於上此所以爲君國子民之業也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君子將有爲也所謂言也將有行也所謂動也君子之言未嘗无爲也若禮所謂君子有爲言之也故言者曰有爲爲者言之意也動者離静之辭也起則行矣故動者日有行行者動之形也言斯有爲動斯有行言所以對默至於有爲則離默動所

以對靜至於有行則離靜問焉而以言者所謂尚其辭尚其變也其受命也如嚮此言而有爲者有應而无違也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也此動而有行者不惟因物能變而遂知來物者非已事也遠近者言來物之方幽深者言物之情方靜則見受命也如嚮自加於民者而言也方動則見遂知來物自得於已者而言也故曰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

至精者天德之至而致一者不足言也故其用則知其數則一其義則入神其體則合神而其極則至於无體有天下之至精然後有天下之至變故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而其極至於无方夫一與二爲三則參者因成數也二與三爲五因備數也三天也參之者人也五天也伍之者人也數起於一立於二成於三衍於四備於五因三而參之則八卦之數成矣因五而伍之則六爻之數備矣以至積爲九合而爲二十有五此之謂變變陽之事錯綜

其數則天地之數合天地之數合則其錯也有十五數而九六七八因之以爲體也其綜也有五十有五而四十九數推之以爲用此之謂數數奇耦具也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若制器是也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若卜筮是也天地雖有天地自然之文而无器以成其形則卒於樸而无用其能成文乎天下雖有自然可畫之象而无蓍以探其爻則藏於賾而難形其能有定乎象之用在變若使民不倦使民宜之通其變者也占之用在數若當期之日當萬物之數極其數者也夫窮則變以通

之疑則數以極之故曰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

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至精者猶有思至變猶者有爲有至精有至變然後有至神故曰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至神之體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至神之用也天下之理當體而足則无事於思天下之事隨意而成則无事於爲无思故寂然无爲故不動非待物者也而物之所待也非求物者也而物之所求也由物

之所求故迫而後動感而後應不得已而後起所通者故而已矣故者待命而後通神者有應而无求也故曰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自人道而言則以易言動以神制器以易卜筮者之謂君子自天道而言則以易極深而研幾者之謂聖人極深故能深能深則能通天下之志而爲至精況已之言動乎由研幾故能幾能幾則成天

下之務而爲至變況制器卜筮乎深者理之難測也不極則不足以制之幾者理之微妙而難見者也不研則不足以精之古之人有謂潛心者所以極深也不特深而已有所謂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者所謂研幾也不特殆庶幾而已能深能幾則惟神矣故曰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所以成至神也不疾者无所即也不行者无所離也不即不離而能速能至者至神也故深可以成至精幾可以成至變皆有所假者也若夫至神則无所假惟神然後成至神也故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

焉此之謂也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子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冐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

前章旣辨易有聖人之道而聖人以易極深研幾故此先叙易之所爲而後聖人以之終叙易之所有而聖人又繫之以辭天一至天五生數也地六至地十成數也其兆有元其合有中其竒耦相得其先後相承以序則有始終以用則有微章參伍

之則其變化无窮錯綜之則其成有統大則天地細則萬物則鬼神无不攝焉此自然之數也易之爲書亦若此而已矣故曰易何爲者夫易開物成務冐天下之道如斯而已也開物者猶之生數也成務者猶之成數也冐天下之道猶之无不攝也无柔近有麗於陰陽者皆物也不易則不生不生則塞故生生之謂易所以開物也无微无章天下之所亹亹而不已者務也不易則不成不成則虧故通變之謂事所以成務也開物者深也成務者幾也冐天下之道者神也冒者自上而覆猶天之

於萬物也莫非物也而天冐之莫非道也而神冐之聖人者道者也易開物也故以通天下之志易成務也故以定天下之業易冐天下之道也故以斷天下之疑閉則塞開則通務者事之始也業者事之終也成則定斷斯明此易之道也

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

有易道然後蓍卦之德六爻之義次之圓者其體動而不窮神者其用虛而善應蓍之德也方則有所止知則有所能卦之德也圓而神者當體是也

方以智者積以致也故神則无方智則有方方无方故常知來來亦无方也有方故常藏往往則有方矣卦者象也象則示之以定體與天之垂象同也爻者變也變則其義不可爲要故易以貢者効以利之謂也與賦貢之貢同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

聖人以此洗心者所以无思也以此退藏於密者所以无爲也以此吉凶與民同患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有心則有思有思則與物雜而不淸故

洗之莊周所謂疏瀹而心是也有爲則出而與物相見而已之利器皆以示人故退藏於密莊周所謂吾未始出吾宗也此其所獨也故有貞而无吉凶至於告以吉而使之不失吉凶則告以凶而使不得凶民之所患巳亦患之所以與民同也凡此蓍卦六爻之用也非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

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夫此因蓍卦之德而求古人之成能也神蓍之德也智卦之德也知

來者有數藏往者有象知來者未然藏往者已然
故惟古之聰明睿智而不殺者能與焉聰者於道
則聞和於事則作謀明者於道則見曉而於事則
作哲以思窮理而深通者叡也故足以極深而通
天下之志以息則往來不窮以動則无所閡塞者
知也故足以研幾而成天下之務此之謂德神武
而不殺者則不以威刑而服萬物也皇與帝之事
也聖武則以殺也殺王之事也此之謂業也
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
用

有是德有是業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也剛柔變化自然之道也其體幽以遠故欲明之吉凶悔吝使然之故也其用顯以近故欲察之蓍植而知數龜動而知象神物也其用則待合而後興也

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有思則與物雜故欲齊齊者所以齊不一之思與所謂齊心同有為則與物敵故欲戒戒者所以警不虞之患也與所謂有戒心同也齊可以入而致一故其德神戒可以出而涖衆故其德明易之道

无方故其用在天下其德也其義也其神也其智也則出於蓍卦故有所在有所用其所獨在巳其所同在民而神明者在德或在天下或在巳或在民在民者自體而致用也在巳者攝用以歸體也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方辨聖人之所以故有可以者以之者離而言之也自此則合而言之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易之道也

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易之事也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總所謂易也開物成務易之終也闔戶闢戶易之始也尸者萬物之所由以出也先闔後闢陰陽之序也天下之物未有不由闔而後闢者也故戶一也坤則闔之乾則闢之歛散之相須也一闔一闢唯物而巳者則謂之變先後之相因也往來不窮唯時而已者則謂之通終始之相乘也此之謂道有道斯有事道則微事則彰道則精事則粗故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見所謂彰也故有文而人見之此乾之所

成也形所謂粗也故有分守而人用之此坤之所
効也有象有器制而用之則謂之法法者方圓曲
直因物而不同也利用出入民咸用之則謂之神
神者无乎不在也在象爲器在法爲法幽明顯晦
死生終始一出一入與物而來與物而往此易之
所以爲易也故易有之謂者有謂之者之謂者卽
其體而正名之也謂之者因其用而强名之也故
生生則易之謂利用出入民咸用之則謂之神成
象効法則乾坤之謂闔戸闢戸則謂之乾坤闔闢
不測則變之謂一闔一闢則謂之變无門无旁四

達之皇皇則通之謂往來不窮則謂之通以至爲
象爲器爲法爲神皆稱其名然後其實皆有所生
若易之有太極以至大業是也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太始父道也乾之所知也太極母道也坤之所知
也方言有所生故自太極爲始太極中也故兩儀
受之以生兩數之敵也儀形之匹也天高以覆地
卑以載是也有天地則四象生若所生之神物所
成之變化所垂之象所出之圖書是也其序或以

始終或以上下皆非器也方有象而已變化者道
也吉凶者事也著龜圖書始終之象數也聖人或
作其物或効其道或象其事或則其象數以作爲
八卦故曰象生八卦若乾爲天坤爲地象也陽奇
而陰耦數也乾成男坤成女所謂變化也故方以
類聚物以羣分而吉凶生天下之動有所止而生

大業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
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
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

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
夫有所生則有所成生者象也成者器也器則有
大小矣故自天道而言則法象莫大於天地變通
莫大於四時縣象著明莫大於日月自人道而言
則崇高莫大於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
利莫大於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
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天道則以法
象爲體以變通爲用而縣象著明所以見吉凶以
示人也人道則以崇高爲體以備物立成器爲用
而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者所以定吉凶而告人也

崇者聚而高富也高者以卑所所事貴也因物而爲用故曰備物制器而用之故曰立成器故富貴爲先聖人次之蓍龜又次之言聖人待富貴而後有爲而蓍龜待聖人而有用也賾者理之未發也故探之隱者理之未得也故索之鈎深則探之所不及也致遠則索之所不及也定天下之吉凶者所以通志成天下之亹亹者所以成務此蓍龜之所以爲大也崇高之所以爲大者聖人以德而居之也蓍龜之所以爲大者聖人以道而興之也聖人之所以爲大者因崇高之利勢而用蓍龜之成法

也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聖人之作易窮神而巳矣无一物不生於神則无一法不見於易故於天地之間鬼神之所生者无不取以爲法无不取以爲用是故天生神物謂蓍龜也天地變化聖人効之謂四時也天垂象見吉凶謂日月也河出圖洛出書謂象數則者彼有物而此則之也猶以則之爲不足也則効四時之變化効者彼有法而此効之也又以爲變化者冥運

而難知則又象見吉凶之日月夫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至於彼有象而此象之則盡矣然无可爲之時則猶以爲未也至於河出圖洛出書然後作焉蓍蓍植而龜動象數之始也圖有象而書有法象數之終也至於有自然瑞應之圖書則聖人之有待者備矣故孔子曰河不出圖吾巳矣夫嘆无是時也此之謂易有四象或以爲金木水火或以爲七八九六蓋河圖之一事耳

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

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論四象之所生則曰易有太極論四象之所成則曰易有四象而巳此四象者示人也示者象之意伏羲之事也无辭則象不明故繫辭焉所以告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文王周公之事也告者辨利害以悟之也斷者因得失而治之也若大有之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所謂繫辭焉而定之以吉凶大有之成卦以柔有大上九大者之才也乘六五有孚之柔履信思乎順者也而六五又能承之

尚賢之時也故天以理而助順人以情而助信此所以吉无不利也知此則定之以吉凶者同知矣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

此自象與卦以見聖人之意見聖人之意然後自乾坤而見易也言者所以達己而應物也曰常出而无窮書則述其成射而已意者內藏於心而隨物以應也微而未麗於形言則發其大端而已故意常有餘言常不足於意言常有餘而書常不足於言其理之精神域之小大自不同也善學者得

於書不若得於言得於言不若得於意包丁之解牛輪扁之斲輪皆可以神解矣

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聖人之於易以言不足以盡意則立象以盡之若乾坤之象所以盡健順之意也意有情僞則自此而爲利害自此而爲悔吝自此而爲吉凶而一定之象又不足以盡故設卦以盡情僞若乾坤否泰之爲在是也立象則有成形八卦之謂也設卦則有定所因而重之謂也繫辭焉以盡其言合象與

卦而言也辭者言之用也在己者盡意以至盡言在物者盡利以至盡神利者所以和同天人而无間者也物之所便則與時宜之物之所厭則與時去之大則因革小則損益或制器或立法順人心之所同然以應萬物之求使民有宜而无倦此之謂盡利神者即陰陽之道而不測者也故圓而藏之則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而其妙无體及夫散而在物小以成小大以成大在坑滿坑在谷滿谷方與者鼓之方成者舞之至於一曲之幽一芥之微无非妙用此之謂盡神盡者无餘之辭

也

乾坤其易之緼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夫粗則盡利精則盡神所謂易也故繼之以乾坤爲易之緼言義之所藏也又曰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言義之所立也蓋乾坤者立象之意也成列者設卦之位也一乾一坤則謂之成列也緼者所聚而藏也立者所倚以見也有乾而无坤則有見於上而无見於下有坤而无乾則有見於下而无見於上是之謂不成列不成列則乾坤之體

不全而天以見易易不可見則道之先後失序而事之本末不明所謂乾坤者或幾乎見矣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錯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一陰一陽者道也易之道則陽爲乾陰爲坤相與成列而後易之體與天地並立而易之用无適而不在人也以上則道以下則器以日新則爲盛德以富有則爲大業而乾盡其爲乾坤盡其爲坤也故易待乾坤而後立猶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也

乾坤待易而後生猶曰陰
是故形而上者爲道卽乾
器卽坤之效法也以剛柔
以左右則有方者形也形
至於不剛故謂之道形而

之存乎變故可以一闔一闢推而行之存乎通故可以往來不窮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言道非人不行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言事業非德行則无所止也神而明之道也默而成之德也不言而信行也三者易之所以見而乾坤之所以不息也

周易新講義卷第八